之敵國未賦與德國殖民地之主權。以上可稱爲德國殖民地要求之政治的理由。

德國在戰前擁有一百二十億圓之對外投資，德國可以投資之利息從各國獲得原料。今日則情勢全非，德國之對外投資已被沒收，並且原料之獲得非常受限制。德國人之生存受着威脅。在一九二九年時，貿易上進口總額五十六億三千萬元（美元），其中四十四億元充購入食糧，原料，半製品之用，經濟困難，尙可渡過。但到一九三五年，進口總額減低到十六億八千萬元，其中充購買食糧，原料，半製品之用者，十四億元。在這十四億元中，六億元購食糧，八億元購原料及半製品。情勢如此惡劣，怎樣能維持德國之工業？怎樣能保持德國人之生活程度？德國非不能用科學方法生產原料，但人工生產之生產費過高，結局必然使國民生活降低。若要德國放棄自給自足主義，必需有殖民地。若不許德國之殖民活動，則歐洲不能和平。以上是德國殖民地要求之經濟的理由。

要解決德國之殖民地問題，有兩個條件。第一，德國須在自己殖民地領土生產原料品。第二，此項殖民地領土須爲德國通貨制度之一部分。以上是德國殖民地要求之結論。

德國殖民地要求之理由，大體已如上述。德國之要求，在英法兩國人看來，原料缺乏，有設法補充之必要，但如要返還殖民地，則萬萬不可。關於英之意嚮，已在艾登二月二十六日對里本特洛甫之答復中說明。至於法之意嚮，則法國殖民部長對巴黎迴聲報發表談話如次：

殖民地重行分配之議，實難加以考慮。此其理由，不一而足，而與各殖民地土人之願望相反，其尤著者也。雖然，德國若能在歐洲推行合理的政策，則法國政府準備在經濟上與之合作。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屢以該國需要食糧與原料品爲言，而要求恢復殖民地，純屬一種口實。德國所由提出此項要求者，乃用以適應該國一般政策之需要，尤其是適應該國所行歐洲政策之需要。抑知德國享有生存權利，事屬正當，無人加以非議，但若謂德國因喪失殖民地，遂致缺乏原料品，乃至無法生存，則非確論（一月十五日哈瓦斯巴黎電）。

德國之殖民地要求，在法國人心目中，與英國人一樣，認爲不合理，從上面一段談話可以明瞭的。

收回西班牙領事裁判權問題

張明養

領事裁判權制度本是帝國主義強國侵略弱小國家的一種產物，在國際法上固無若何確定的地位。因此有許多國家內的領事裁判權制度都已先後取消，如日本與土耳其都是重要的先例。去年英埃條約締訂後，各國在埃及的領判權也將於最近期內撤消。祇有在我們中國各強國所

109813

109814

享受的領判權，到現在還沒有全數收回。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以前共有英法美日俄德等十九個國家，到了大戰以後，德與俄等國所享的領事裁判權業已取消，但其餘的國家則仍多保留而不肯放棄，這實於中國的主權有極大的妨害。

最近西班牙因爲長時期的內戰關係，在華已無負責使領人員，以致其所享受之領事裁判權無適當機關行使，於是我國政府即於二月底喻告全國法院，對於在華之西班牙人民行使司法上之管轄權，我國政府的這種舉動，實在是非常正當而且極爲合理的。不過享有領判權的國家及其人民對於這種行動還抱有懷疑與反對的態度，這實爲一種自私心的表現。須知我們收回西班牙人在華的領事裁判權，實有下述的二大理由。

第一，我國政府的行動，其目的是爲保障在華西班牙人的利益。從去年西班牙內戰發生後，該國駐華使領曾屢有更迭，如去年九月一日駐華西使嘎利德 (Garrido) 電告外部，謂該國駐滬總領事費樂爾 (Ferrer) 業已停職而由副領事拉瑞可其雅 (Larracoechea) 代理館務；到了十月五日西使照達外部，通知其本人及二等祕書已向政府辭職；至十月十五日該國代理駐滬總領事始向我外部駐滬辦事處面稱，彼已奉命暫行代理使館職務。但事隔數日，拉瑞可其雅代辦又於十月二十四日函知吾國辭去本兼各職。因此從那時起，西班牙就沒有直接委任的正式使領代表駐在吾國了。而前任解職總領費樂爾雖於最近自稱爲西國弗蘭哥政府的駐華代表，擅行簽發護照等權，但弗蘭哥叛軍政府並沒有取得我國的承認，自不能派遣使領代表駐華，因此費樂爾的地位自然沒有法理的根據。西班牙既無正式的使領人員駐在中國，則其僑居吾國的西班牙人民，自不啻處於無祖國政府保護的狀態中。其一切生命財產等權，都無祖國代表予以照顧保護。在這樣的情境中，吾國政府對西班牙人行施司法管轄權，實在是爲保護他們，而不是乘機剝削他們所享的權利。

其次，有些人以爲西班牙人民現正處於內戰的水深火熱之中，凡侖西亞政府正爲着保護民主制度而奮勇艱苦地向法西斯主義者戰鬬，他們的處境，他們的行動，都值得全世界上任何擁護民主政治的人們所同情，而中國現在却乘人之厄，偏面宣布取消西班牙人在華所享的領判權，實在太不應當。這種說法初聽起來，似極有理，但我們要知道對於西班牙民族現在的艱苦鬬爭的同情是一回事，而收回領判權又是一件事，二者間絕不能混在一起，因爲領事裁判權制度的存在，對於吾國主權的完整，實是一個重大的阻害，因此即使西班牙沒有發生內戰，即使仍在中國駐有正式的使領人員，我們也是要設法收回不合理的領事裁判權的。

收回領事裁判權，本是我國政府與民衆的一致要求，在過去二十餘年中，我們無時不致力於收回的運動。可惜一些自私自利的享有領判權的國家，堅持偏見，不允放棄其非法所得的權利。在上月舉行的三中全會中，曾有收回領事裁判權案的提出。最近王寵惠氏就任外長時，也表示要

109815

致力於領事裁判權的收回。所以各強國所享受的領判權，是遲早要收回的，這次西班牙僑民之須受中國法院管轄的命令，祇不過是取消所有領事裁判權制度的初步行動罷了。

九個月來的西班牙戰爭與不干涉政策

馮仲足

西班牙的戰爭，自從去年七月爆發以來，已經快滿九個月了，以後究竟要到什麼時候纔會結束，那眞是誰也不能預料。單就過去的九個月來說吧，不知有多少的城市遭了燬滅；不知有多少的生靈遭了塗炭；老的弱的流轉於溝壑；年青的強健的充當了炮灰；轟炸機、潛水艇、炮彈、毒瓦斯緊緊的包圍了籠罩了伊比利半島；困苦、流離、窒息、死亡，統治了西班牙全部人民的命運；歐洲的和平是漸漸的在那裏消失了。

這不是西班牙單純的內戰，這是西班牙民主主義對國際法西斯主義的決鬪。假使去年七月中少數軍人暴動沒有法德等國的支持，那末瑪德里政府早就在幾天裏面把叛亂平伏了；假使叛亂發生以後英法等國能够不採取有利於叛軍的「不干涉」政策，那末國際法西斯的氣燄也許可以稍稍戢斂，而不致釀成這樣殘酷的悲劇。可是英國的國民內閣卻偏偏要維持所謂「中立」「大公無私」「不干涉」的政策，法國因要獲得英國對她的援助，也接受了國民內閣策動的主張，結果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得不到援助，而國際法西斯的行動反在實際上獲得縱容，而演成今日悲慘的持久的戰爭。

過去九個月來的西班牙戰爭，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叛變開始，叛軍在意德聯結之下企圖一鼓盪平共和政府；第二個階段是意德在外交上財政上以及軍事技術上支持叛軍，而叛軍以摩洛哥及外國軍團的一部分組成衝鋒隊進攻瑪德里；到了第三個階段，叛軍進攻共和政府的自身軍力已經破產，而全靠意德常備軍的援助，意德的軍隊在西班牙出現，意德法西斯主義是在事實上開始進攻西班牙領土了。據哈瓦斯社電訊，某次進攻瑪德里失敗被俘的大隊叛軍，竟沒有一個是西班牙人！（見三月十一日申報。）

目前正是第三階段中叛軍進攻最猛烈的時期。攻克瑪拉加的叛軍領袖拉諾已集中其部衆於京城東南迦拉瑪河一帶，大舉進撲瑪德里。在京城東北三十二哩的瓜達拉迦拉省，意軍大隊陸軍正以全力向政府軍陣地進逼。政府軍雖在猛烈的炮火下，仍不惜代價，死守瓜達拉迦拉城，這次的決戰，也許就是瑪德里存亡的關頭。但我們在五號的論壇中已經說過，叛軍縱然在地圖上佔了優勢，經濟勢力上戰鬪意志上的優勢還是在政府軍的手中，即使瑪德里失陷，正式政府儘有支持戰鬪的力量，並且有展開有利局面的可能，重要的關鍵只有一個，那就是看國際法西斯的援